

聊齋志異拾遺

蒲松齡著

中華書局

此據得月筏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聊齋志異拾遺序

聊齋志異拾遺一卷。都四十二則。乃榮小圃通守。隨尊甫爲圃先生任淄川時。得自蒲氏裔孫者。先生世席濡珍。收藏精贍。迨宦游山左。復盡得新城司寇家藏諸善本。於是插架益富。同時如翁覃溪閣學。法梧門學士。諸名宿。號稱博覽。猶每每從之借讀。卽其鴻秘可知矣。通守什襲手澤。游息必借。閱數十載。如一日。茲擇其卷帙稍簡者。如干種。彙爲得月篋叢書。以公同好。旣覺元遺山續夷堅志竣事。遂以此種類從於後。誦清芬於奕葉。振餘緒於文林。此固由雅人之深致。抑亦足徵先德之燕貽也。定生適假館精廬。獲覩盛舉。因樂爲之校讐。而志其梗槩如右。

道光庚寅閏月山陰胡定生書於魯陽之琴臺書院

聊齋志異拾遺目錄

黃靖南

齊人

男生子

蛇婦

愛子

龍四則

鬼吏

遵化署狐

蠱役

豬婆咒

于子游

武力

外國人

諭鬼

女鬼

鬼津

金頭陀

商婦

白蓮教

蠍客

吳令

阜隸

元寶

李象先弟

牛積

蠶蛇

激俗

出公

鱗僑媼

縱鬼

炭鏝

小棺

李棖斯

共四十二則

沉俗

富翁

螻螻

魁星

抽腸

犬姦

聊齋志異拾遺

淄川蒲松齡柳泉著 長白榮 譽子譽校

黃靖南

黃靖南得功。微時與二孝廉赴都。途遇響寇。孝廉懼。長跪獻贖。黃怒甚。手無寸兵。即以兩手握羸足。舉而投之。寇不及防。馬倒人墮。黃拳之臂斷。搜囊而歸。孝廉服其勇。資勸從軍。屢建奇功。遂至蟒玉。

詭鬼

青州石尚書茂華。爲諸生時。郡門外有大淵。不雨亦不涸。邑中獲大盜數十名。刑于淵上。鬼聚爲祟。經過者輒被曳入。一日有某正遭困厄。忽聞羣鬼惶竄。曰。石尚書至矣。未幾公至。某以狀告。公以壘灰題壁上。示曰。石某爲禁約事。照得厥念無良。致攪雷霆之怒。所謀不軌。遂遭鈇鉞之誅。只宜反魍魎之心。爭相懺悔。庶幾洗骷髏之血。脫此沈淪。乃生已極刑。死猶聚惡。跳踉而至。披髮成羣。踰闕以前。搏膺作厲。黃泥塞耳。輒逞鬼子之凶。白晝爲妖。幾斷行人之路。彼邱陵三尺外。管轄惟人。豈乾坤兩大中。凶頑任爾。論後各宜潛踪。勿仍怙惡。無定河透之骨。靜待輪迴。金閨夢裏之魂。還踐鄉土。如蹈前愆。必貽後悔。

晉人

晉人某。有勇力。不屑格拒之術。而搏技家當之盡靡。過中州。有少林弟子受其辱。忿告其師。謀設筵相邀。

將以困之。既至，先陳茗果，胡桃連殼，堅不可食。某取就案邊，伸食指敲之立碎，乘大駭，優禮而散。

女鬼

滄邑篤橋王炳者，出村見土地祠內，出一美人，顧盼甚殷，挑以妾語，忻然樂受，狎暱無所。遂期夜奔，炳因告以居處。至夜果至，極相愛悅，問其姓名，固不以告。由此往來不絕。炳與妻共穉，美人亦必來與交，妻亦不覺其有人。炳訝問之，始曰：予土地夫人也。炳大駭，急欲絕之，而百計不能阻，因循半載，病憊不起。美人來更勤，家人都見之。未幾炳卒，美人猶日一至，炳妻叱之曰：淫鬼不自羞，人已死矣。復來何爲？美人遂去不復返。

異史氏曰：土地雖小，亦神也。豈有任婦自奔者？憤憤應不至此。不知何物淫昏假托，遂使千古下謂此村有污賤不謹之神，冤哉。

男生子

福建總兵楊輔有嬖童，腹震動，十月既滿，夢神人剖其兩脇出之。及醒，兩男夾左右，啼起視，脇下剖痕儼然。兒名之天舍地舍云。

異史氏曰：按此吳藩未叛前事也。吳既叛，某中丞疑楊欲圖之，而恐其爲亂，以他故召之。楊妻夙智勇，疑之，阻楊行。楊不聽，妻涕而送之。歸則傳矢諸將，披堅執銳，以待消息。少頃，夫被誅，遂反攻某。某倉皇不知所爲，幸標卒固守，不克乃去。去既遠，某始戎裝突出，率衆大譟，人傳爲笑焉。後數年，盜乃平，未幾

某暴亡。臨卒見楊操兵入。左右亦皆見之。嗚呼。其鬼雖雄。而頭已不可復續矣。生子之妖。其見於此耶。

鬼津

李某晝臥。見一婦人自牆中出。蓬首如篋。髮垂蔽面。至牀前。始以手自分。露面出。黑肥絕醜。李大懼。欲奔。婦猝然登牀。力抱其首。使與接唇。以舌度津。冷如冰塊。沒沒入喉。欲不咽而氣不得息。咽之稠粘寒喉。纔一呼吸。口中又滿。氣急復咽之。如此良久。氣閉不可復忍。聞門外有人行聲。婦始釋手去。由此腹脹喘滿。數日不能食。或教以參蘆湯探出之。吐出物如卵清。病乃瘳。

蛇癖

子鄉王甫。令之僕呂奉凝。性嗜蛇。每得小蛇。則全吞之。如噉蔥狀。大者以刀寸寸斷之。始掬以食。嚼之鏗鏘。血水沾頰。且善嗅。嘗隔牆聞蛇香。急奔牆外。果得蛇盈尺。時無佩刀。先噬其首。尾尚蜿蜒於口際。

金頭陀

金世成。長山人。素不檢。忽出家作頭陀。類頭。嚼不潔。以爲美。犬子遺穢於前。輒伏噉之。自號爲佛。愚民婦女。異其所爲。執爲弟子。禮者以千萬計。金呵食欠。無敢違者。創殿閣。所費不貲。人咸樂輸之。邑令南公惡其怪。執而笞之。使修聖廟。門人競相告曰。佛遭難。爭募救之。宮殿旬日而成。其金錢之集。尤捷于酷吏之追呼也。

異史氏曰。子聞金頭陀。人皆就其名而呼之。謂金世成。佛品至食穢極矣。笞之不足辱。罰之適有濟。南

公處法何良也。然學宮圯而煩食穢之妖，亦士大夫之羞耳。

愛才

仕宦中有妹，養宮中而字貴人者。有將官某代作啓，中警句云：令弟從長，奕世近龍光。貂珥曾參于畫室，舍妹夫人十年陪鳳輦。霓裳遂燦于朝霞，寒砧之杵可掬。不掃夜月之霜，御溝之水可托。無勞雲英之詠，當事者奇其才，遂以文階換武階，後至通政使。

商婦

天津某商將賈遠方，從富人貸貨，爲偷兒所窺。及夕，預匿其室，以俟隙而竊之。而商以是日良，負貨竟發。偷兒既久伏，但聞商人婦轉側牀上，似不成眠。既而壁上一小門開，一室盡亮，門內有女子出，容齒少好，手引長帶一條，近榻授婦。婦以手却之，女固授之。婦乃受帶，起懸梁上，引頸自縊。女遂去，壁扉亦合。偷兒大驚，拔鬚亟呼家人咸起，詢知其故，急往救之。婦竟不醒，遂械偷兒鳴官，令以得偷兒目見，免成疑案。釋之，問其里人，言宅之故主曾有少婦經死，其年齒容貌，與偷兒所見悉符。固知是其鬼也。俗傳暴死者必求代，其然歟。

龍四則

袁宣四言在蘇州，值陰雨晦冥，霹靂大作，衆共見龍垂雲際，鱗甲張動，掌中搏一人頭，鬚眉畢見，移時入雲而沒，亦未聞有失其首者。

俗傳龍取江河之水以爲雨。此疑似之說耳。徐東癡南遊泊舟江岸。見一蒼龍自雲中垂下。以尾攪江水。波浪湧起。隨身而上。遙望水光炯燄。闊于三尺。練移時。雲尾收去。水亦頓息。俄而大雨傾注。

邑邢村李氏婦。良人死。有遺腹。忽脹如甕。忽束如握。臨產晝夜不能產。視之見龍首。一見輒縮。家人大懼。不敢近。有王媪者。焚香禹步。且捺且咒。未幾胞下。不復見龍。惟下數鱗。皆大如錢。下一女子。肉瑩徹如晶。臟腑可數。

博邑有鄉民王茂才。早赴田。田畔拾一小兒。四五歲。貌豐美。而言笑巧妙。歸家子之靈通非常。至四五年後。有一僧至其家。兒見之。驚避無踪。僧告鄉民曰。此兒乃華山池中五百小龍之一。竊逃于此。遂出一鉢注水其中。宛一小白蛇。遊行於內。裹鉢而去。

白蓮教

白蓮教首徐鴻儒。本農家。因耕田山下。得銅佛鐵劍各一。並左道書二卷。晝夜攻習。無不精通。遂自謂如來出世。鼓惑愚民。嘗有客夜至。畫一月挂壁間。一室盡亮。室內堆積金銀。任人取之不禁。不用廝役。但于室內出三寸許二紙人。置地上。卽陡長如人。居然翩翩美少。一文裝俊雅風流。一武裝佩劍負弩。使之傳壺供饌。奔走便捷。復出紙人十餘枚。作法悉成美女。羽衣雲裳。歌舞侑酒。能役鬼神。卽山川城市植勳各物。皆可使條忽變幻。又出一鏡。令人自照。可見終身。或見幙頭紗帽。或見金甲繡袍。照者無不歡躍。遙播道路。于是踵門求鑑者。揮汗相屬。徐見惑者日衆。乃懸鏡自對。則冕旒龍袞儼然王者。遂宣言曰。凡鏡中

服色皆是龍華會中之人。爲如來註定之官。各宜努力以圖富貴。衆皆驚喜拜服。及其建旂乘鉞。無不踴躍相從。未嘗有一人梗其命者。不數月衆以萬計。騰嶧一帶。望風而靡。後經大兵進剿。殲滅無遺。彼妄想躁進之徒。可不戒哉。

彭都司。長山人。久歷戎行。勇敢出衆。剿徐時遇。二垂髻女。挾利刃。乘怒馬。凶狠異常。彭僅力敵。不能近彭。彭亦無能傷女。自朝至暮。鏖戰三日。彭力竭哮喘而亡。後獲賊詢之。方知二女乃紙人。木刃所乘。木槓而已。假兵馬死。真將軍奇哉。

鬼吏

歷城二隸。奉邑宰韓承宣命。營幹他郡。歲暮方歸。途中遇二人。服色亦與己類。同行半日。近與話言。二人自稱濟南郡役。隸曰。郡署各役。相識者十有八九。二君則殊昧生平。其人曰。實相告。吾乃城隍之鬼吏也。今將以牒投東嶽。隸問牒中何事。曰。濟南大劫。所報者被殺之人名數也。驚問其數。答云。亦不甚悉。恐近百萬。隸益駭。因問其期。答以正朔。二隸相顧。計到那正。值歲除。恐罹於難。遲之懼貽譴責。鬼曰。違限罪小。人劫禍大。宜他避。姑勿歸。隸如言。各趨歧路而遁。無何兵至。扛尸近百萬。二隸得免。

異史氏曰。趨吉避凶。人世之機。不意地府亦復如是。抑二隸本不在劫。故使鬼吏以諭之耶。

蠟客

南商販蠟者。歲至臨朐。收買甚多。土人持水鉗入山。探穴發石搜捉之。一歲復至。寓于舊邸。忽覺心動。毛

髮森豎而悚懼倍常。忽告主人曰：「傷生既多，今見怒于鐵鬼，將殺我矣。急垂救我。」主人顧室中有巨甕，乃使踰伏，而以甕覆之。無何一人奔入，黃髮搏醜，問主人南客何在，答以他出，而其人入室四顧，鼻作嗅聲者三，遂出門去。主人曰：「可幸亡恙矣。」往起甕，客已化爲膿血。

遵化署狐

諸城邱公爲遵化道署中故多狐。最後一樓綏綏者族而居之。時出殃人，遭之益熾。官此者惟設牲禱之，無敢忤。邱公蒞任，聞而怒，狐亦畏公剛烈，化一媪告家人曰：「幸白大人無相仇，容三日將挾細小避去。公聞亦嘿不言。次日閱兵已戒勿散，使盡攜扛諸營巨炮驟入環樓千座並發，頃刻播爲平地。皮血肉自天如雨下，但見濃塵毒霧之中有白氣一縷冒烟冲空而起，衆望之曰：「逃一狐矣。」而署中自此遂安。後二年公遣幹僕資銀若干數赴都將謀遷擢，事未就，姑窖藏于班役之家，以待夤緣之費。一日忽有叟詣都，聲冤言妻子橫被殺戮，又許公尅削軍糧，逢迎當路，現頓某家，可以驗證，疏明訊理。同至班役家冥搜不得，叟以足點地，悟其意，發之果得金，金皆錐有某郡解字，已而覓叟，則失所在。執鄉里以求其人，竟亦無之。公由此罹難，叟卽逃狐也。

異史氏曰：狐之祟人可誅甚矣，然服而舍之，亦以全吾仁。公可謂疾之已甚者矣。使關西爲此，豈一白狐所能仇哉。

吳令

吳令某公忘其姓字。剛介有聲。吳俗最重城隍之神。木雕之衣以錦繡。藏機如生。值神壽節。則居民歛貨爲會。羣遊通衢。建諸旗幟。繭簿森森。部列鼓吹。且行且作。闐闐咽咽。然道相屬也。習爲俗。歲無敢懈。公出適相值。止而問之。居民以告。又詰知所費頗奢。公怒。指神而責數之曰。城隍實主一邑。如冥頑無靈。則淫昏之鬼無足奉事。其有靈。則物力宜惜。何得以無益之費。耗民脂膏。言已。曳神于地。笞之二十。從此俗習頓改。公清正無私。惟少年好戲。居年餘。偶于廨中梯簷探雀。失足而墮。折股尋卒。人聞城隍祠中。公大聲喧怒。似與神爭。數日不止。人不忘公德。羣集祝而解之。別建一祠。公聲乃息。祠亦以城隍名。春秋祀之。較故神尤靈。吳至今有二城隍焉。

蠹役

鄒平進士李匡九。居官頗以廉明自許。嘗有富民爲人羅織。門役嚇之曰。官索女二百金。宜速辦。不然敗矣。富民懼。諾應備半。役不可。富民苦哀之。役曰。我無不極力。但恐不允耳。待聽鞫時。汝日賂我。爲若白之。其允與否。亦可明我意之無他耳。少閒。公按是事。役知公戒烟。近問吸烟否。公但搖首。役卽趨下。潛曰。適言其數。官搖首不許。女見之。耶。富民信之。益懼。諾如前數。役知公嗜茶。近問飲茶否。公頷之。役託烹茶。又趨下曰。諸矣。適首肯。汝見之耶。旣而審結。富民果獲免。役卽收其苞苴。且索謝金。嗚呼。役亦詐矣。

早隸

萬曆間。歷城令夢城隍索人服役。卽以早隸八人。書名于牒。焚廟中。至夜。八隸皆死。先是一隸。聞七隸已

死心懼。以口咬手指而亡。廟東有酒肆。肆主故與八隸俱熟。會夜有一隸來沽酒。問款何客。答云。僚友甚衆。沽一尊少敘姓名耳。質明見他役。始知其人已死。入廟啓扉。則瓶在焉。貯酒如故。味淡如水。歸視所與之錢。皆紙灰也。今遂肖八像于廟。而咬指者其像宛然如生。各家子孫皆節祀之。諸役得差。必先酌奠。不然則遭呵責矣。

猪婆龍

猪婆龍產于西江。形似龍而短。能橫飛。常出沿江岸撲食鵝鴨。或獵得之。則貨其肉于陳柯兩家。此二姓皆友諒之裔。世食猪婆龍肉。而他族不敢食也。一客自江西來。得一頭繫舟中。一日泊舟錢塘。縛稍懈。忽躍入江。波濤大作。估舟盡沉。

元寶

廣東臨江。山崖巉巖。常有元寶嵌石上。崖下波湧。舟不可泊。或蕩槳近摘之。則牢不可動。若其人數應得。則一摘卽落。回顧已復生矣。

于子游

海濱人言。一日海中忽有高山聳出。居人駭異。一秀才寄宿漁舟。沽酒獨酌。夜既深。一少年入。僮服儒冠。自稱于子游。言詞風雅。秀才悅之。便與權飲。至中夜。離席言別。秀才曰。君家何許。元夜茫茫。亦太自苦。答云。僕非士著。以時近清明。隨大王上墓。眷口先行。大王暫留憩息。明日辰刻發矣。宜歸早治任也。秀才亦

不知大王何人。送至鱸首。躍入水中。攔刺而去。乃知爲魚之妖也。次日辰刻。見山峯浮動。頃刻已沒。始知山爲大魚。卽所云大王也。俗傳清明海中大魚。攜兒女往拜其墓。信有之乎。

康熙初。海中潮出大魚。鳴號數日。其聲如牛。旣死。荷擔割肉者。一道相屬。魚大盈畝。獨無目。珠匪深如井。水滿之。割肉者懼墮其中。輒溺死。或云。海中貶大魚。則去其目。以目卽夜光珠也。

李象兄弟

壽光李象先。學問淵博。海岱之清士。能知前世爲僧。生而畏乳。前已詳述矣。其子早貴。而自以文學終。此佛家所謂福業未修者耶。其弟亦早知名。生有隱疾。數月始一動。動時卽起。不顧賓客。自外呼而入。于是婢媼盡避。使及門復痿。則不入室而返。兄弟皆奇人也。

武夷

武夷山有削壁千仞。人每于下拾沈香玉塊焉。太守聞之。督數百人作雲梯。將造頂以硯其異。三年始成。太守登之。將及巔。見大足垂下一拇指。粗于擣衣杵。大聲曰。不下將墮矣。大驚疾下。纔至地。則架木枯朽。折墜無遺。

牛犢

楚中一農赴市歸。暫休于途。有術人後至。與傾談。忽瞻農曰。子氣色不祥。三日內當耗財。受官刑。農曰。某官稅已完。生平不解爭鬥。刑何自至。術人曰。僕亦不知。但氣象如此。不可不慎之也。農頗不信。拱引而歸。

次日牧犢于野。有驛馬過。犢望見。誤以爲虎。觸之。馬竟斃。後執農至官。官薄懲之。價馬焉。蓋水牛見虎必鬥。故販牛者。露宿輒以牛自衛。見馬過。急驅避之。恐其悞觸也。

外國人

己巳秋。嶺南從外洋飄一巨艘來。上有十一人。衣鳥羽。文采璀璨。自言呂宋國人。遇風覆舟。數十人皆死。惟十一人附巨木。飄至大島得免。凡五年。日攫鳥蟲而食。夜伏石洞中。織羽爲衣。忽又飄一舟至。檣帆皆無。蓋亦海中碎于風者。于是附之。將遠。又被大風引至澳門。巡撫題疏送之還國。

蝥蛇

予邑郭生。設帳于東山之和莊。蒙董五六人。皆初入館者也。書室之南爲廁所。乃一牛欄。靠山石壁。壁上多雜草。藜莽。童子入廁。多歷時刻而後返。郭責之。則曰。予在廁中。騰雲。郭疑之。童子入廁。從旁睨之。見其起空中。二三尺。倏起倏墜。移時不動。郭進而細審。見壁縫中一蛇。昂首大于盆。吸氣而上。遂徧告莊人共視之。以炬火焚壁。蛇死。壁裂。蛇不甚長。而粗則如巨桶。蓋蝥于內而不能出。已歷多年者也。

激俗

激人多化物類。出院求食。有客寓旅邸時。見羣鼠入米盎。驅之。卽遁。客伺其入。驕覆之。瓢水澆注其中。頃之盡斃。主人全家暴卒。惟一子在。訟客。官原而有之。

沉俗

李季琳，攝篆沅江。初蒞任時，見貓犬盈堂，訝之。僚屬曰：「此鄉中百姓來贖牛采也。少閒，人畜已半移時都復爲人，紛紛並去。」一日出謁客，肩輿在途，忽一輿夫急呼曰：「小人喫害矣，卽情役代荷，怒呵之不聽，疾奔而去。」遣人尾之，役奔入市，覓得一叟，使來按視。叟曰：「是汝喫害矣，乃以手揣其膚肉，自上而下力推之，推至小股，見皮膚墳起，以利刃破之，取出石子一枚，曰：愈矣。」乃奔而返。又聞有身臥室中，手卽飛出，入人房，隨竊取財物，設被主覺，係不令去。此人卽一臂不用矣。

雷公

亳州民王從簡，其母坐室中，值小雨冥晦，見雷公持鏡，振翼而入，大駭。急以器中便溺傾注之。雷公沾穢，若中刀斧，反身疾遁，極力展騰，不得去，顛倒庭中，嗥聲如牛。天上雲漸低，與簷齊，雲中蕭蕭如馬鳴，與雷公相應。少時雨暴注，身上惡濁盡洗，乃作霹靂而去。

富翁

富翁某，商賈多貨，其貨一日有少年來問之，亦欲假本者。翁諾之，適几上有錢數十，少年以手疊錢高下堆壘之，翁謝去，不與貨錢。人問其故，曰：「此必善博者，非端人也。所熟之技，不覺形于手足，訪之果然。明察若是，能富乎？」

餽飪媼

韓生居別業，半載臘盡始返。一夜妻方臥，聞人行聲，視之，爐中煤火熾耀甚明，見一媼，可八九十，雞皮囊